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 3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整理

1953 · 1954 · 1955 · 1956

三区（沪西）机器制造业产业工会历史资料

上海市四区（沪东）机器业产业工会暨上海市机器重工业产业工会筹备会历史资料

北四行职工斗争史实简记

银钱业职工运动史料

上海海关工人运动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后方（重庆）来沪失业工人的斗争情况

国棉十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

沪西棉纺工人斗争历史资料

申新九厂工人“二二”斗争历史资料

新裕二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

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

颐中烟草公司工人斗争历史资料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系列成果之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近现代上海历史文献研究出版中心”成果项目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 3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整理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系列成果之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近现代上海历史文献研究出版中心”成果项目

上海工人運動
歷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一輯

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

一九五五年五月

目 錄

上海國棉十二廠工人鬥爭歷史資料

概 况

一 沿革和設備	一
二 解放前工人情況	二
三 廠方統治手段簡述	三

抗日戰爭時期

一 從抗戰勝利到「六·二三」反內戰大遊行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六年六月)	

二 從「六·二三」到一九四八年底	二
三 護廠鬥爭和迎接解放	三

(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五月)

七九 五五 一三 一五 四二 一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棉紡工人鬥爭史料

第一章 五四運動時期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紡織工人隊伍的擴大。上海棉紡工人響應五四運動舉行第一次政治罷工。 ······ 八五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成立和第一次罷工高潮

(一九二一——一九二三)

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上海棉紡工人運動的發展。一九二二年浦東日華紗廠罷工的爆發，工人的堅持鬥爭，第一次罷工勝利結束。 ······ 九一

二 罷工勝利後浦東紡織工會的發展，日華紗廠第二次罷工的發生，罷工的挫折。 ······ 九六

三 浦東紡織工會被封，日華紗廠工人為維護工會而鬥爭。罷工的失敗，上海棉紡工人運動暫趨消沈。 ······ 一〇二

第三章 五卅運動時期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一 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全國工人運動復興，滬西工友俱樂部、楊樹浦工人進德會的成立，棉紡工人運動的發展。 ······ 一一〇

二

日本資本家對中國工人的壓迫二月日商紗廠大罷工的爆發——五卅運動的序幕。紗廠工會的成立，二月罷工的意義。一一二

三

滬西工友俱樂部領導工人擴大工會，日本資本家對工會的壓迫及工人的罷工反抗，日寇的屠殺政策，顧正紅同志被殺害——五卅運動直接導火線。顧正紅事件後工人憤怒抗議日寇暴行，學生及社會各界的響應。一二六

四
五卅慘案發生後全市棉紡工人的同盟大罷工，各紗廠工會和紗廠總工會的成立，形勢變更後各廠工人先後復工。劉華同志的被害。一三四

第四章 五卅後罷工高潮——「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一五二

一

一九二六年初棉紡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政治活動，悲壯激昂的「五卅」周年紀念及紀念後棉紡工人罷工運動的猛烈展開，工人繼續團結在上海總工會周圍，帝國主義及軍閥對工人的迫害。一五一

二

棉紡工人強烈抗議陳阿堂事件，內外棉各廠同盟罷工的爆發，帝國主義與中國官廳對罷工的摧殘，罷工的失敗。一九二六年九月後棉紡工人的罷工鬥爭。一六一

三

第一次起義中陶靜軒同志的被害和工人的哀悼，在第二次起義中的棉紡工人，棉紡工人在第三次起義中的英勇鬥爭，起義勝利後工人組織的壯大。一七〇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棉紡工人運動遭到嚴重的摧殘，工作由公開轉入地下，工人生活劇烈惡化。共產黨和工會在棉紡工人中的深刻印象。一八三

上海國棉十二廠工人鬥爭歷史資料

概況

一、沿革和設備

國棉十二廠原爲日本紡績株式會社所屬之大康紗廠，共有二個紗廠（現在的紡部第一、第二工場）和二個布廠（現在叫老廠和新廠）。第一紗廠於一九二〇年開始修建，一九二二年建成，同年繼續建造第二紗廠。一九三三年又增建第一布廠（老廠），第二年又建造了第二布廠（新廠）。截至一九四一年年底爲止，該廠共有紗錠一二七、八九六枚，線錠四二、九八四枚，布機一、四一八台。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本人拆毀紡織機器製造武器，於是具有六萬多紗錠的紡部第一廠大部被毀。後來在美國飛機轟炸上海期間，十二廠又三次中彈，在機器設備方面損失甚大，其中以織部第二廠爲尤甚，所以到抗日勝利，僞經濟部接收時，可以運轉的紗錠僅餘四六、八五二枚，線錠六、四〇〇枚，布機七二二台。後經過整頓修理，紗錠和布機都有增加，到解放前，紗錠共有一〇〇、六六〇枚，線錠二九、〇〇〇枚，布機一、三六八台，帆布機五〇台。職工人數：職員八十四人，工人三、九〇九人。

十二廠的建築，基地（連同倉庫、職員宿舍、工房及空地）共計三七八畝，宿舍有住宅九十三幢，工房兩處，計四四四間。宿舍和工房都在廠外。

二、解放前工人情況

按照工人的來源，可以分爲三類：

1包身工：都是由包工頭從鄉下（主要是泰州、揚州一帶）招來的窮苦農家的子女。這種包身工等於是包工頭的奴隸，他們的人身也是沒有自由的，包工頭對他們操有生殺大權。他們包給工頭時，由工頭付給其家屬大洋八元，以後在三年之內，工人的全部收入都如數屬於包工頭。在這三年之中，如果工人生病缺勤，三年之外還要以三工抵一工的標準補足缺數。包工頭祇供給工人連肚皮也吃不飽的十分粗劣的伙食。所以這些包身工都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許多青年女工都被強姦污辱，甚至摧殘致死。包工頭並不是廠方的僱員，但他們住在工房裏，並由廠方供給包工所需的資本。日本人利用他們招收和管理工人，他們也依靠日本人發財謀利。所以他們和日本人是完全勾結一起的。這種包身工制早在抗戰以前就已存在了。但抗戰發生後，因農村破產，包身工突然大量增加，而在滬東則又以十二廠爲最多。抗日勝利後，包工頭失去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後台老闆，同時黨所領導的民主工會又堅決反對這種野蠻的剝削制度，所以以後便沒有包身工了。這些包工頭從前都是和地方上的流氓勾結在一起，榨取工人的血汗，現在他們的「生路」被堵塞了，對十二廠的工會

自然恨之入骨，以後工會曾多次遭到流氓壞蛋的打擊，便是由於這個原因。

2 吃「公司飯」的工人：

這一種工人基本上是和上述的包身工完全一樣的。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在包工頭家裏吃飯，而在廠裏所辦的食堂裏吃飯，就是「公司飯」。他們所得的工資，除了扣去付給廠方的伙食費以外，也是全部要交給包工頭的。

3 招工招來的工人：

這一種工人和前面二種都不一樣。他們是由廠方所僱傭的招工招來的。招工負責把工人介紹入廠，工人的第一個月工資一般要全部送給招工作爲「報酬」。有時這些招工和廠裏的拿摩溫勾結在一起爲工人「包寫號頭」，工人進廠後除送錢給招工外，還要送給拿摩溫。但這種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們普通都住在自己家裏，吃自己的伙食（也可以吃廠裏的「公司飯」）。他們所受的剝削也比較包身工輕一些。這種制度，一直維持到上海解放爲止。

招工招來的工人大都是浦東居家橋一帶的農民。除此以外，日本人所僱傭的童工也有很多。

從以上的情況可以看出，十二廠的工人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是十分慘重的。因此，工人對敵人仇恨極深，從而所產生的鬥爭性也特別強。

三、廠方統治手段簡述

在抗戰勝利以前，全廠領班以上的職員全部是日本人，日本人對工人可以任意毆打，稍不如意就開除工人，一個車間的領班便是一個車間的專制皇帝。野蠻與殘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工人的最明顯的特徵。

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知道，光靠日本領班對工人的直接監督是無濟於事的。日本人利用了包工頭、招工、拿摩溫這一些走狗和爪牙來補救這一不足的環節。前面說過，包工頭對自己承包的工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是新式的奴隸主，他們完全按照日本主子的意志來管理工人，因此他們是日本資本家最得力的助手和走狗。招工和拿摩溫也同樣地効忠於日本廠方，藉以從中取得好處，他們是日本人統治的基幹。拿摩溫不僅僅在管理方面直接為日本人奔走効勞，他們還秉承日本主子的意志毒害工人的思想意識，例如提倡吃素，做老姑娘，所謂「修修來世」等，曾迷惑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工人，因此工人中至今尚有不少未結婚的獨身婦女。

拿摩溫中有一部分人後來被黨爭取了過來，為黨做了不少工作，有的也參加了黨。當然不能把他們和前面所說的拿摩溫混為一談。

抗戰勝利時，國民黨起初派經濟部的人接收，後來又派中紡公司的鄭彥之接收。中紡公司來接收時，所有僞經濟部的人員全部離去，後來十二廠的職員全部是鄭彥之帶來的。他們都是重慶裕華

紗廠來的職員，是鄭彥之清一色的親信，其中四個主要的工程師和行政人員，人稱之謂「四大金剛」。因此，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職員和工人之間的界限極為明顯，職員中參加工人運動鬥爭的是絕無僅有的。

廠長鄭彥之是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福利委員會委員，但在表面上裝得和政治毫無關係，他的政治活動極為隱蔽，直到解放為止，廠中的黨支部一直沒有了解他的這個身份。由此可見，鄭彥之是一個老於政治經驗的國民黨員，他暗中配合着福利委員會，竭力想防範和消滅共產黨的活動。但由於黨的巧妙的策略，除了職員因為都是他的親信，始終控制在他手裏以外，他的目的可說是一點都沒有達到。十二廠的共產黨支部仍然是上海工廠支部中最強大的一個。

抗 日 戰 爭

大康紗廠的共產黨支部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建立的。最初只有三個黨員，他們是余敬成、季國珍（女）、張發祥。

余敬成、張發祥是大康紗廠的書記工，季國珍是護士。他們在三六年、三七年的抗日愛國運動高潮中，思想上已開始有了轉變。那時，黨在滬東辦有一個余日章補習學校，大康紗廠也有不少工人在裏面讀書，這些學生後來介紹余敬成去學校裏教珠算。余在學校裏經常看到進步書報，並受到

其他進步教員的影響，因此思想上又有了提高。他曾經約了布廠中思想進步的七、八個工人去補習學校開過幾次會，座談國家大事，並聯繫到自己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切身經驗和工人生活痛苦的情形，來啓發大家的覺悟。他們有時也談到蘇聯的情形。有一次，他們開會的事情被一個招工頭手下暗探知道了，座談會就只好停頓，以後的活動採取了分散的方式進行，例如在吃飯或休息的時間交換些對時局的意見等。八一三抗戰爆發後，這一批人大都離開工廠到解放區工作去了。

一九三八年，余敬成和季國珍同志由席守榮同志的介紹參加了黨。席守榮同志是布廠的機匠，是支部成立以前在大康紗廠工作過的一個黨員，但他在八一三戰爭爆發以後就轉到同興紗廠工作去了。

因為他和余敬成住得相近，所以仍有機會接觸，後來就根據余敬成和季國珍在抗戰前後一段時期的表現和以後接觸中的瞭解，發展了他們二人入黨。張發祥同志是在廠外參加組織的，後來他的關係轉了過來，於是便成立了支部。

支部成立以後，即吸收了一些進步分子組織「讀書會」，參加的有十多人。並以此為基礎，展開了「節約救難」運動。黨曾發動過五十多人去滬東公社（上海四馬路）開會，宣傳抗日愛國，發動捐款，這一次會議，甚至有一個廠方的翻譯員也參加了。這些活動主要是配合着全市工人救亡協會的活動而展開的。捐獻發動過好幾次。黨在當時活動的範圍主要是在布廠和仕上部（即筒、洋、搖、成包間），對象主要是書記工、拿摩溫和一部分進步工人。

通過這一些活動，黨又陸續吸收了一些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外面，從難民收容所中又轉來

了一些黨員（因為大康支部和拿摩溫、書記工、副領班等上層分子的關係搞得較好，所以介紹人比較容易）。這樣，到一九三九年時，大康支部已經有了十五個黨員，主要都分佈在布廠、二廠粗紗間和「仕上部」，一廠還沒有力量。當時支部書記是余敬成同志。

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間，二廠粗紗間的黨員領導着工人進行了一次鬥爭。那時，工錢票是在工人午飯（夜班夜飯）後發放的。由於物價的上漲，工人工資入不敷出，大家拿了工錢票就互相比較，大部分工人都說工錢不够用，紛紛發牢騷，黨員就乘機進行鼓動，啓發大家起來反抗。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工人的情緒醞釀成熟了。有一次夜工，工人拿了工錢票正在相互議論的時候，日本人看見了怕工人的情緒不好，要影響生產，就發起脾氣來，不許工人在一起談話，工錢也等放工以後再發，並且打了一個工人二記耳光，這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粗紗間，工人們知道了都非常憤怒，黨員便趁羣衆情緒高漲的機會發動他們起來反抗，約好在一班夜工時大家不要進車間。到時候，全粗紗間五六十個工人都齊集工廠附近舉行罷工了。紡織廠的生產是連續性的，粗紗間一罷工，細紗、準備、布廠等各道工序也只好停頓，鋼絲、條子車也因缺乏空筒子沒法生產。日本人看到這一情況着了急，只好來和罷工工人談判，請他們復工，工人提出了：以後不准打人；道歉；工錢仍在上工時發等三個條件。起初日本人不答應，經過了一個多鐘點的僵持，日本人才軟了下來，由人事科長來向大家道歉了事。鬥爭勝利以後，罷工工人有意不直接走進車間，却從一廠、併洋、筒、搖車間去兜了一個圈子，形同遊行示威，於是大家都知道了他們是罷工的勝利者。

這次罷工以後，粗紗缺少很多，後來補了一個禮拜才算補足。這期間，日本人下車間，親自相

幫開車結頭，再也不敢像從前那樣欺侮工人了。

同年，粗紗間還發生過另一次鬥爭。日本人爲了加強對工人的管理，試圖在粗紗間推行一種新的制度：在粗紗上劃顏色粉，這樣，誰做了爛紗，就很容易查出來，可以罰工錢。工人們當即關車表示反對，關了一個多鐘頭，終於迫使日本人取消了這個制度。從此以後，工人團結更加緊密了，車間裏黨員的威信也提高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布廠男工爲了反抗日本鬼子打人，於某一天一齊約定不去上工，日本人起初也摸不着頭腦，拖了二個掃地工到工廠背後黃浦江旁邊的冷落處去盤問，那二個掃地工是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日本人用煤塊放在他們手指縫中夾罐，小孩子痛得哇哇叫，但還是說不出來。日本人沒有辦法，只好叫招工頭到工人家裏去叫，並且問爲什麼不去上工，工人們都說是怕日本人打人，不敢去。日本人只得保證以後不再打人。工人們這才陸陸續續上工，當天的工資全數照給。後來日本人改變了方法，定出了獎勵辦法，如出數獎、節約梭子獎等，來刺激工人增產節約，但終不能達到它的目的。

除了以上幾次正面的鬥爭以外，零零碎碎的有形無形的鬥爭還有很多。例如粗紗間因粗紗不夠用，常常在禮拜天加班加點，一加班就加到第二天上午九、十點鐘，工人嚷肚子餓，要求吃點心，日本人只得去買了大批大餅油條來，每人發給二只餅一根油條。後來其他部門工人知道了，都提出同樣的要求，日本人沒有理由加以拒絕。以後，工人一加班就要吃點心。

在日寇統治時期，工人的伙食是非常壞的，赤豆飯、菉豆飯、還有麥水粥、稀湯。那去得早的

人還能從湯裏找到一些稠的吃，後去的根本只能喝清湯了，遇到這種情況，工人就有意摔掉碗、打破缸，罵「飯烏龜」，或有意拼着留在飯廳裏不走，拖延上工時間，總之，給日本人造成物質上、生產上的損失。

當時，由於黨在工人中的力量還不強大，由於日本法西斯的殘酷血腥的統治，正面的反抗和鬥爭是很容易被摧殘鎮壓下去的。因此在當時，黨祇能採取極為隱蔽的方式來教育和組織羣衆，逐步地積蓄壯大黨的力量。有時在條件容許的時候也發動一些適當形式的規模不大的鬥爭，如同前面所講的那一些，但其目的主要也是為了團結和組織工人；其主要的鬥爭方式又往往是無形的消極怠工，對敵人生產的一點一滴的破壞，而不是公開的、大規模的罷工鬥爭。大康紗廠的支部所採取的方針正是黨的這個方針。

爲了執行黨的上述任務，就需要每個黨員與羣衆緊密地聯繫，黨常常拿魚和水的關係來譬喻黨員和羣衆的關係，要求大家做到和羣衆聲氣相通、打成一片。分佈在各車間的黨員都密切注意着本部門羣衆的動態，他們和工人都住在一個宿舍裏，上工下工也一同走路。在飯間裏吃飯的時候，黨員們也盡可能地分佈在各個桌子上，利用閒談的機會來進行工作。那時，單身宿舍裏每隻房間要睡十二個人，黨員就負責把自己房間裏的羣衆首先在日常生活方面組織起來，每一房間推出室長一人，工人中有什麼困難或家庭糾紛，就由大家來幫助或出面調解。黨員還在宿舍中講解時事，宣傳抗日愛國的道理，用講山海經的方式宣傳新四軍地區的情形，有時也談些蘇聯的情況。黨員們對待工人的生活都十分關切，所以能夠與羣衆建立起深切的友誼。工人生病了，家裏沒有人照顧，黨員

們就輪流着停了工去服侍他。工人沒有文化，相信迷信，黨員們又啓發大家懂得學文化的重要，組織大家識字，用事實破除大家的迷信思想。有的工人身體不好，生活做不多，工錢少，做書記工的黨員同志就暗暗幫他們多抄「亨司」，工人發現了，自然對黨員非常感激。在日本人時期，工人多停幾天工就會遭到開除，所以許多人即使生了病也只好硬挺，不敢告假。有黨員擔任書記工的車間裏，情形就比較好些，因為黨員可以幫助他們「甩空牌子」，工人不來，「牌子」由旁人帶來，書記工仍舊在「出勤簿」上抄出勤。有時候，工人停工的一天正好碰到廠方發配給米券，那停工的工人就要領不到。（米券二星期發一次，誰不來就領不到了，日本人是不顧工人死活的。）黨員同志也往往設法多報工人名額，把領來的米票贈給工人。由於黨能夠關心和解決工人的切身問題，黨員同志便在羣衆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每個人都在自己週圍團結了一批忠實的積極分子。

鼓動工人消極磨洋工，破壞敵人的生產，是當時黨經常進行的工作。當時工廠所生產的都是軍用品，如帆布、帆布帶等，黨支部就向工人宣傳：「我們多生產，就等於幫日本人打自己……」，鼓動大家磨洋工。工人們往往趁日本領班不在的時候（十時半—十二時，日本人去吃飯）「揩油」（即不幹活），坐在一起聊天，而揩油聊天又是黨進行宣傳活動的絕好機會。外面有人望風，日本人來了，拿摩溫吹一聲叫子（拿摩溫也是聯絡好的），大家便趕快站到機器旁邊去。除了揩油以外，工人還有意破壞梭子，用刀子刻筒管，浪費原物料，拿紗、布塊、棉花等作揩布，當草紙用。在生產上面，大家有意多做稀布次貨，廠方規定帆布的規格是每寸布十五根緯紗，工人有意只織十一十一根，檢驗員是共產黨員，當然不會留難，所以也不會出毛病。